

■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 编

中国分析哲学

ANALYTIC PHILOSOPHY IN CHINA 2011

2011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 编

中国分析哲学

ANALYTIC PHILOSOPHY IN CHINA 2011

2011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分析哲学：2011 /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分析
哲学专业委员会编.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7-308-10283-4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分析哲学—中国—文集
IV. ①B0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1790 号

中国分析哲学：2011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张兴文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97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283-4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中国分析哲学 · 2011

常务编委：江 怡

执行编委：郁振华 郇全民

学术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路（清华大学）

王文方（阳明大学）

刘晓力（中国人民大学）

李 红（北京师范大学）

朱 菁（中山大学）

朱志方（武汉大学）

江 怡（北京师范大学）

张庆熊（复旦大学）

张志林（复旦大学）

陈 刚（华中科技大学）

陈 波（北京大学）

陈亚军（南京大学）

陈晓平（华南师范大学）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

胡 军（北京大学）

胡新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唐热风（中国社会科学院）

徐向东（北京大学）

盛晓明（浙江大学）

黄益民（中国社会科学院）

韩东晖（中国人民大学）

韩林合（北京大学）

魏屹东（山西大学）

Analytic Philosophy in China, 2011

Editor in Chief: Yi Jiang

Executive Editor: Zhenhua Yu, Quanming Li

Academic Board:

Bo Chen, *Peking University*

Gang Che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aying Che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Xiaoping Che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Yajun Chen, *Nanking University*

Donghui Ha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inhe Han, *Peking University*

Jun Hu, *Peking University*

Xinhe Hu,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Yi Ji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Yimin Kui,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ong L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Xiaoli Li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aoming Sheng, *Zhejiang University*

Refeng T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Lu Wang, *Tsinghua University*

Wenfang Wang, *Yang-Ming University*

Yidong Wei, *Shanxi University*

Xiangdong Xu, *Peking University*

Qingxiong Zhang, *Fudan University*

Zhilin Zhang, *Fudan University*

Jing Zhu,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ifang Zhu, *Wuhan University*

卷首语

江 怡

本辑的专稿是来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阿迪·维克·派特瑞尼教授的《分析哲学的起伏：方法、制度与传统》。这是他在太原举行的第六届分析哲学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后来又经过认真的修改。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如何理解分析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引起了我对分析哲学性质的重新思考。虽然我们知道迄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对分析哲学的统一定义，但我们在讨论分析哲学的发展历史和重要问题时却不断在内心询问自己：究竟什么是分析哲学？如何去规定或刻画分析哲学？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历史地看，“分析哲学”名称的形成是与“大陆哲学”一词的出现密切相关的。无论我们是从1936年恩斯特·内格尔那里发现哲学家第一次使用“分析哲学”一词，还是在阿瑟·帕普战后的一系列著作中看到的对“分析哲学”概念的明确使用，或者是在费格尔和塞拉斯编辑的著名的《哲学分析读本》（1949）中感受到的分析哲学的强大力量，我们都会清晰地感觉到，“分析哲学”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与另一种哲学传统明确区分开来了。甚至有人说，“大陆哲学”这个术语也是分析哲学家们创造出来的，因为分析哲学家们力图使自己的研究不同于来自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的工作。在英美哲学家看来，“精确性、概念的清晰和系统上的严谨，这些就是分析哲学的财产，而大陆哲学家则沉溺于思辨的形而上学或文化解释学，或者是依赖于人们的同情，沉溺于胡思乱想、平庸乏味。”^①这种说法典型地刻画了分析哲学家心目中的“大陆哲学”，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了“分析哲学”的明显特征。但是，对分析哲学特征的刻画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中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认为分析哲学的主要特征应当与对语言的研究密切相关：“分析哲学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而使它与其他学派相区别的是其相信：第一，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第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综合的说

^① Simon Critchley, 2001, *Continental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4.

明。”^①虽然这个观点并没有被所有的分析哲学家所接受，但它却代表了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性质的一种独特理解。当然，还有的哲学家强调了分析哲学的其他特征，比如“分析方法的首要性”、“逻辑上的反心理主义”、“抛弃形而上学”、“逻辑的地位”等等，以及派特瑞克在这里提到的“对基础问题的追问”。但是，所有这些规定的背后似乎都隐藏着一种内在的要求，这就是要清楚地说明分析哲学作为一种与其他哲学传统不同的哲学立场和哲学方法的合法性地位。

对这个要求的说明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并非紧要的工作。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当今西方许多大学哲学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分析传统为学术背景的哲学家们，而那些在大陆哲学研究领域引领风骚的哲学家们却主要是在哲学系之外，比如，比较文学系、心理学系、社会学系或宗教学系等。这个现象说明，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立场还是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在当今西方哲学界已经得到了事实上的认可，因此，无须对此有进一步的担忧或质疑。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哲学最为活跃的发展领域，主要表现在当代科学和社会发展取得最大成果的地方，比如，认知科学、生物学研究、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而正是在这些领域，分析的方法也被用作哲学家们直接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经济研究的主要途径。所以，分析哲学已经成为当代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分析哲学已经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和作用，为什么哲学家们还要讨论分析哲学的性质问题？为什么还对其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有着担忧或质疑？

对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当代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性质的讨论，主要出自历史研究的考虑。正如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中考察的一样，哲学家们关心的是分析哲学的起源是否符合我们通常对分析哲学性质的理解。如果把分析哲学理解为一种完全独立于大陆哲学的思想传统，那么，历史的考察则会揭示早期分析哲学家思想的产生与大陆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这里，对“大陆哲学”概念内容的重新讨论则成为弄清分析哲学起源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分析哲学研究进入 21 世纪后发生的深刻变化，也使得哲学家们需要不断澄清这些变化是否影响到分析哲学本身，或者说，是否改变了我们对分析哲学的传统理解。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分析哲学早已不再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潮存在于西方哲学之中（当然，也可以说，它从来就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思潮），而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分析的方法也被看作是分析哲学留下的主要思想遗产。因此，在当代哲学中，当

① 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4 页。

我们需要讨论分析哲学本身时，我们其实面临着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分析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立场或思潮早已进入历史，因此我们的讨论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哲学史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就不再是认识论的或形而上学的研究，这就难以推进分析哲学本身；但如果把分析哲学依然当作一种认识论或形而上学研究，我们似乎又在重新树立分析哲学作为一种立场或思潮的研究，这与目前的分析哲学研究现状并不符合。所以，讨论分析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实际上只有在它已然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传统的背景中才有可能。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在为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提出一种证明，也不是为分析哲学的特征给出某种更为完整的论证，而仅仅是要表明，当我们按照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讨论根本性的或关键的哲学问题时，我们究竟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更有价值的思想。

为此，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哲学问题的研究究竟是要追问思想还是要论证已得到的思想？第二，分析哲学的研究方式究竟应当被看作属于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抑或自然科学？

关于思想的追问和论证，这似乎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久远的话题。如果说柏拉图的思想可以被看作是前者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工作就应当被看作是后者的代表。当然，这样的说法似乎过于简单，很容易抹杀类似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所做的在论证中追问思想的工作。但我们这里要强调是，在以往的理解中，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似乎主要是对思想进行论证，而对思想本身的研究却成了大陆哲学家们的主要工作。这种理解的错误就在于，把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完全看作是与思想无关的，或者说，正如达米特所说的，仅仅是通过语言才能与思想发生关系的。我们之所以把这看作是一种错误，是因为，首先，分析哲学家们从来没有把思想与语言截然区分开来，相反，他们正是基于对思想的独特理解而使得对思想的研究变成了对语言的研究；其次，他们并没有完全背离传统哲学讨论思想的方式，而是用他们特殊的分析方法揭示了思想的内在结构、构成方式或表达方式，由此完成了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对思想的追求并非完全不需要对思想的论证，相反，正是在对思想的论证中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思想：思想的表达本身就是对思想的论证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完全不是在论证思想，而是在讨论思想的表达方式。

长期以来，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更多地被看作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科学研究。应当说，这与早期分析哲学家提倡的哲学研究方式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当今的分析哲学研究也的确更多地采用逻辑的和科学的方式。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看法：分析哲学应当属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然而，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看法，这个

错误混淆了分析哲学所追求的哲学研究目标和分析哲学本身的研究工作。分析哲学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能够按照客观有效的方式讨论思想的哲学，而这种方式显然是以自然科学为摹本的。哲学作为一种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始终是康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家们讨论的核心。分析哲学家们把这里的科学概念完全理解为自然科学，并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方式确立哲学的普遍有效性和严格客观性，这不过是分析哲学家们的一种哲学理想。但这些哲学家们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本身却完全是按照哲学的方式进行的，准确地说，是按照逻辑的方式进行的。因为哲学的本质就是逻辑，一切哲学讨论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只能是逻辑。虽然每个哲学家（无论是分析的还是大陆的）对“逻辑”的理解各不相同，但他们都相信，哲学研究就是要探究人类思想活动中最为根本的规律，对这些规律的认识和表达只有通过逻辑才能完成。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并不属于自然科学，但他们对思想的客观性的理解和表达，却能很好地使哲学的思想可以直接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之中，由此对自然科学研究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当代科学研究的最前沿领域，始终伴随着哲学家们的身影，无论是在人工智能、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领域，还是在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哲学家们的工作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有意思的是，活跃在这些科学领域中的哲学家，主要是来自分析的阵营，而不是大陆的阵营。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分析哲学家的工作总会被看作属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关于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性质，我愿意援引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哲学家们的工作并不是为建构某个大厦而处心积虑地设想方案，也不是为了使得已有的方案如何有效而提出各种补救的措施或给出可行性论证；相反，哲学家的工作应当是考虑如何让我们通常的想法不去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也就是说让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某些观念完全被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所取代。他说：“哲学绝不能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所以它最终只能去描述这些用法。因为它也无法证明它。它会让事情保持原样。它也会让数学保持原样，数学上的发现并不能推进它。”数理逻辑的主要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类似其他问题的数学问题。哲学的工作不是根据数学的或逻辑 - 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要让麻烦我们的数学现状可以得到概览——这是在解决矛盾之前的状态。这里的基本事实是，我们为玩一场游戏而制定了一些规则，一种技术，然后，在我们遵守这些规则的时候，事情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出现。所以，我们就这样被卷入我们自己的规则之中。使我们卷入这些规则的是我们想要理解的东西：这就是要概览。……哲学不过是把事情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推出任何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解释。因为必须隐藏的东西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哲学”这个名字可以赋予那些在所有新发现和发明之前可能的东

西。哲学家的工作在于为一个特定的目的整理收集物。”^①维特根斯坦在这里至少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第一，哲学应当是让事物保持原样，也就是说哲学并不去干预日常生活的一切；第二，哲学应当提供对一切事物的概览，也就是说哲学应当从宏观上把握事物。从这两个重要思想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哲学应当是以概览的方式让一切事物保持原样，或者说，哲学应当以对世界的总体性批判的姿态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这里，或许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分析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通常认为，分析哲学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反叛，被称作哲学上的另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如果认真考察分析哲学发端时所反对的西方哲学传统，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分析哲学的创始者们反对的不过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唯心主义思维方式，他们希望能够把哲学研究重新引入到我们的日常实践，这些实践可以用科学的可验证的方式加以说明。如果再仔细考察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西方哲学传统，我们就会发现，那样一个哲学传统正是基于哲学家们对经验世界的理性追问，正是关注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哲学反思；可以说，德国古典哲学才是对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彻底反叛”，这个反叛带来的是一场真正的哲学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反叛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的分析哲学，就应当被看作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真正回归。

^① Wittgenstein, L., 2009,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revised 4th edition by P. M. S. Hacker and J. Schulte (Wiley-Blackwell), §§124-127.

目 录

【专稿】

The Ups and Down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Its Methods, Intuitions, and Traditions ◆ Ahti-Veikko Pietarinen · 11

【语言哲学】

论名称的语境与功能

——兼评克里普克和陈波的名称理论 ◆ 陈晓平 · 27

Peirce and Frege on the Nature of Logic ◆ Yi Jiang · 52

Compositionality and Understanding ◆ Fei YuGuo · 62

【心灵哲学】

表征与行动 ◆ 刘晓力 · 74

论认知物理主义 ◆ 梅剑华 · 85

没有表象的实在论：论布兰顿对语义外在性的推理主义承诺 ◆ 刘 钢 · 103

【知识论】

HPS as a Complementary Science and its Problems ◆ Muk-Yan, Wong · 121

关于经验论的所谓教条 ◆ 庄朝晖 · 134

事实是否可以被假设？

——论葛梯尔反例中的“假设事实” ◆ 魏立三 · 151

【哲学史研究】

对“辩者二十一事”有选择的再分析

——分析性理性要与辩证理性相结合 ◆ 桂起权 · 172

康德与黑格尔论存在和谓词 ◆ 戴 劲 · 184

论戴维森的合理性概念 ◆ 陈常乐 · 193

【会议综述】

第五届全国分析哲学研讨会综述 ◆ 于 爽 · 215

第六届全国分析哲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 张 帆 · 219

“分析哲学：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

暨第七届全国分析哲学研讨会综述 ◆ 卢 析 崔伟锋 · 223

编后记 · 233

Contents

A Special Essay

The Ups and Down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Its Methods, Intuitions, and Traditions ◆ *Ahti-Veikko Pietarinen* · 11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On Contexts and Functions of Name

——Comments on Kripke's and Chen Bo's Theories of Name ◆ *Xiaoping Chen* · 27

Peirce and Frege on the Nature of Logic ◆ *Yi Jiang* · 52

Compositionality and Understanding ◆ *Guofei Yu* · 62

The Philosophy of Mind

Representation and Action ◆ *Xiaoli Liu* · 74

On Epistemological Physicalism ◆ *Jianhua Mei* · 85

Realism without Representation: On Robert Brandom's Inferential

Commitment to the Semantic Externality ◆ *Gang Liu* · 103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HPS as a Complementary Science and its Problems ◆ *Muk-Yan Wong* · 121

On So-called Dogmas of Empiricism ◆ *Chao-hui Zhuang* · 134

Can We Suppose Facts?

——A Thesis on “the Hypothetical Facts” in Gettier Cases ◆ *Lisan Wei* · 151

Studies on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 Selective Re-Analysis to “Ancient Chinese Sophists’ Twenty-One Propositions”

——Analytic reason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dialectic reason ◆ *Qiquan Gui* · 172

Kant and Hegel on Being and Predicate ◆ *Jin Dai* · 184

On Davidson’s Concept of Rationality ◆ *Changshen Chen* · 193

Summaries on National Annual Meetings on Analytic Philosophy in China in 2009—2011 · 215

Afterwords · 233

[专题]

The Ups and Downs of Analytic Philosophy: Its Methods, Intuitions, and Traditions

◎ Ahti-Veikko Pietarine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History, Culture and Art Studies

Abstract: Has analytic philosophy accomplished what it was set out to do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I address the question from the points of view of three remarks: (i) That the terms “analytic” and “continental” have become misnomers; (ii) that analytic philosophy has transmogrified into exegetic forms of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driven by “intuitions”; (iii) that analytic philosophy is “narrow” in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senses of the term.

Keywords: analytic philosoph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metaphilosophy; methodology;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tuition

I.

The approach to philosophy commonly termed *analytic* (*fēn xī zhé xué*) has been the dominant form of Western philosophy for quite some time now. By the year 2011, we may celebrate at least its centennial anniversary.^① On the other hand, its roots may be traced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ancient Greeks, especially Aristotle. The analytic line of thinking is typically attributed with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striving for an increase in knowledge, clearness of ideas, rigorousness in style, and the cogency of arguments. Its methods rely not only on using logic, argument structures (*lùn zhèng jié gòu*), definitions (*dìng yì*) and formal schematics (*xíng shì huà*), but also importantly on experiments (*shí yàn*) and observations (*guān chá*)-at least in the sense of thought experiments and observations on the outcomes of reasoning processes. Analytic philosophy takes the role model to be a scientist

① One might entertain the notion that analytic philosophy was forged when Wittgenstein arrived at Cambridge to study philosophy.

rather than an artist or a literary intellectual, and the subject matter to be nature, language or the mind, rather than culture, literature or society. It looks away from literary philosophy and turns its eyes on plain language, meshed with technical terms that are expected to be well defined. Professionals whose areas of specialisation concern philosophy of mind and languag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ogic and mathematics, as well as much of what takes place in metaphysics and epistemology, can hardly be said to be doing anything much else besides philosophy with an analytic bent.

But how well has analytic philosophy reached its goals? Has it accomplished what it was set out to do by those who proposed some revolutionary idea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If you look at the simple statistics from universities almost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e analytic approach is not and is unlikely to ever be as popular as the continental counterpart. Most students, even in those analytic strongholds that you will find, say, in North European departments prefer to follow the continental (*dà lù zhé xué*) rather than the analytic path—if for nothing else than just to avoid the vicious logic courses. The trend has been like this for quite a long time,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 terms of tenures or departmental curricula, these places may to an outside observer appear to be thoroughly analytic. Popularity of cours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uccess of the discipline: imagine, for example, a medical student being permitted to graduate without having passed basic genetics or a law school graduate having learned nothing about statistical analysis or argumentation theory.

An important strand in the genealogy of the analytic movement goes back to a group of renegade philosophers in early 20th century Vienna. They never intended their ideas to become mainstream. What became the establishment started off as a scientific avant-garde movement. Influenced by the *phenomenalism* (*xiàn xiàng zhǔ yì*) of August Comte and the *positivism* (*shí zhèng zhǔ yì*), of Ernst Mach the Vienna Circle *logical positivists* (*lúo jí shí zhèng zhǔ yì zhě*), or more accurately speaking the *logical empiricists*^① (*lúo jí jīng yàn zhǔ yì zhě*), such as Moritz Schlick, Hans Hahn,

① The term “logical empiricism” was suggest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the Finnish philosopher Eino Kaila in 1926, who took part in the Vienna Circle meetings beginning in 1929 until 1934. According to G. H. von Wright’s introduction to Kaila’s book, Kaila observed that logical empiricism differs from positivism in the crucial sense that the latter “confuses the fact that every proposition about reality must *imply* some experiential consequences with the requirement that the proposition should be about objects given in direct experience” (Kaila 1979).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confirm whether